V
B962
W95

册 8止
卷22-24

諸儒述槩天集卷之二十二

明國子學錄普陵後學吳瑞登纂

禮部主事安成舊寅劉元卿參

國子學錄通海同寅王聘賢校

與叔呂先生 程門人子

先生姓呂氏諱大臨字與叔學程頤通六經尤邃于禮每欲掇拾三禮遺文舊制令可行不為空言以拂世駮俗嘗備論選舉狀富弼致政于家為佛氏之學與叔為書以規之弼謝焉元祐中為太學博士遷秘書省正字范祖禹薦其好學脩身行如古人可備勸

未及用而卒與叔與謝良佐游酢楊時在程門號四先生所著有克己諸銘及詩行于世

以下述書狀之槩

萬物之生莫不有氣氣也者神之盛也莫不有魄魄也者鬼之盛也故人為鬼神之會鬼神者周流天地之間無所不在雖寂然不動而有感必通雖無形無聲而有所謂昭昭不可欺者

論選舉狀曰古之長育人才者以士衆多為樂今之主選舉者以士衆多為患古以禮聘士常恐士之不至今以法待士常恐士之競進古今豈有異哉蓋未之思耳夫為國之要不過得人以治其事如為治必欲得人惟恐人才之不足而何患于多如治事皆任其責惟恐士之不至不憂其競進也今取人而用不問其可任何事任人以事不問其才之所堪故入仕之路不勝其多然為官擇士則常患之才待次之吏歷歲不調然考其職事常患不治是所謂名實不稱本末交戾如此而欲得人治事未之有也今欲立士規以養德厲行更學制以量才進藝定試法以區別能否脩辟法以興能備用嚴舉法以覈實得人制考劾以責任考功庶幾可以漸復古矣

580875
Je. 11, 1940

與富弼書曰古者三公無職事惟有德者居之內則論道于朝外則主教于鄉古之大夫當是任者必將以斯道覺斯民成己以成物豈以爵祿進退體力盛衰為之變哉今大道未明人趨異學不入于莊則入于釋疑聖人為未甚善輕禮義為不足學人倫不明萬物憔悴此老成大人惻隱存心之時以道自任振起壞俗在公之力宜無難矣若夫移精變氣務求長年此山谷避世之士獨善其身者之所好豈世之所以望于公者哉

克己銘曰凡厥有生均氣同體胡為不仁我則有己立己與物私為町畦勝心橫生擾擾不齊大人存誠心見帝則初無吝驕作我蠢賊志以為帥氣以卒徒奉辭于天誰敢侮予且戰且兢勝私窒欲昔焉寇仇今則臣僕方其未克窘我室廬婦姑勃谿安取其餘亦既克之皇皇四遠洞然八荒皆在我闥孰云天下不歸吾仁痒痾疾痛舉切吾身一日至之莫非吾事顏何人哉希之則是

卒詩曰學如元覲方成癖文似相如始類俳獨立孔門無一事獨輸顏子得心齋

以下述品隲之槩

明道曰呂與叔閒居中某嘗窺之必見其儼然危坐可謂敦篤矣學者須恭敬但不可令拘迫則難久也

伊川曰與叔以氣不足而養之此猶是自養求無疾如道家脩養亦何傷若要存想飛昇則不可

伊川曰與叔為昔有雜學故今日疑所進有相似處則遂疑養氣為有助蓋為前日思慮紛擾今要靜虛故以為有助前日思慮紛擾又非義理又非事故如是則只是狂妄人耳懲此以為病故得靜虛其極欲如槁木死灰又却不是蓋人活物也既活則須有動作須有思慮必欲為槁木死灰除是死

伊川雍行錄曰余行雍學者相從者六七人前以千錢掛馬鞍比就舍則亡矣乃嘆曰可惜座中二人應聲曰千錢亡去甚可惜也次一人曰千錢微物何足為慮後一人曰水中囊中可以一視人亡人得又何嘆焉曰使人得之則非亡也吾嘆夫有用之物若沉水中則不復為用矣至雍以語呂與叔曰人之器識固不同自上聖至于下愚不知有幾等同行者數人耳其不同者如此也與叔曰夫數子之言如何予曰最後者善與叔曰誠善矣夫觀先生之言則見有體而無用也予因而誌之後十五年因閱故編偶見之

思與叔蚤不幸爲之泣下

朱晦菴曰與叔論選舉狀其論甚高使其不死必有可用

與叔後來亦看佛書朋友以書責之則曰某只是要看他道理如何其文集上雜記亦多不純想後來見二程子却好

呂與叔高于諸公大段有筋骨惜其蚤死若不蚤死却須理會得到

與叔文集煞有好處他文字極是實說得好處如千兵萬馬飽滿伉壯

賛

先生資之高而又知所以養氣思之深而又知所以危坐發之實而又有得乎伉壯蓋四先生特出者也觀其規鄭公之好佛狀選舉之諸法蓋真有用之材也使其不死當與質夫思叔爭先馳騖矣夫何不用而告終使學不究其大成政未施于朝野噫可惜已

和叔呂先生（張程門人）

先生姓呂氏諱大鈞字和叔先從張載學能守其師說尤善講明井田兵制謂治道必自此始悉撰次爲圖籍可見于用雖皆本于載而能自信力行載每嘆

其勇不可及後卒業于二程中乙科調秦州右司理參軍歷諸王宮教授後監鳳翔改宣義郎會伐西夏鄜延轉運使李稷檄為從事既出塞餽餉不繼欲還安定取糧使和叔請于种諤諤曰吾受命將兵安知糧道萬一不繼召稷來與一劍耳大鈞性剛直即曰朝廷出師去塞來遠遂斬轉運使無君父耶諤意折彊謂大鈞曰君欲以此報稷先稷受禍矣大鈞怒曰吾委身事主死無所辭正恐公過耳諤乃許稷還是時微大鈞盛氣誚諤死且不免未幾卒年五十二所著有四書註及鄉約行于世

以下述言行之槩

誠者理之實然而不可易者也實理不二則其體不雜其體不雜則其行無間故至誠無息

人受天地之中其生也具有天地之德雖聖人有所不異盡己之性則天下之性皆然故能盡人之性蔽有淺深故為昏明蔽有開塞故為人物禀有多寡故為強弱禀有偏正故為人物故物之性與人異者幾希惟塞而不開故不若人之明偏而不正故不若人之美然人有近物之性者物有近人之性者亦繫乎此於人之性開塞偏正無所不盡則物之性未有不

能盡也已也人也物也莫不盡其性則天下之化成矣

自洒掃應對上達乎天道性命聖人未嘗不竭以教人但人所造自有淺深故所得亦有大小仲尼曰吾無隱乎爾又曰有鄙夫問于我我叩其兩端而竭焉然子貢高弟猶未聞乎性與天道非聖人之有隱而人自不能盡爾如天降時雨草木皆甲折其盛衰大小之不齊膏澤豈私于物哉

人受天地之中以生良心所發莫非道也在我者惻隱羞惡是非辭讓皆道也在彼者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交皆道也在物之分則有彼我之殊在性之分則合乎內外一體而已是皆人心所同然乃吾性所固有也

辭受有義得不得有命皆理之所必然有義有命是有可得可受之理故舜可以受堯之天下無義無命是無可得可受之理故孔子不主彌子以受衛卿二者義命有自合之理無從而間焉有義無命雖有可受之義而無可得之命究其理安得而受之是為義合于命故益避啓而不受禹之天下有命無義雖有可得之命而無可受之義亦安得而受之是謂命合

于義故中國授室養弟子以萬鍾為孟子之所辭二者義命有自合之理時中而已

赤子之心良心也天之所以降衷民之所以受天地之中也寂然不動虛明純一與神明為一傳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其謂此與此心一正不待人而後正而賢者能勿喪不為物欲之所遷動如衡之平不加以物如鑑之明不蔽以垢乃所謂正也惟先立乎其大者則小者不能奪使恐懼忿懥好樂憂患一奪其良心則視聽食息從而失守欲區區脩身以正其心難矣

我心所同然即天心也恐人有私意蔽之苟無私意我心即天心也

鄉約一曰德業相勸二曰過失相規三曰禮俗相交四曰患難相恤推一人有齒德者為都約正有學行者一人副之月終輪一人為直月置三籍凡願入約者書于一籍德業可觀者書于一籍過失可規者書于一籍直月掌之月終則告于約正而授于其次

以下述品隲之槩

和叔嘗言相見則不復有疑既相別則不能無疑然亦未知果能終不疑否不知既已不疑而終復有疑

何故伯淳曰何不問他疑甚不如劇論

伊川謂洛俗恐難于秦人子厚謂秦俗之化先自和叔有力焉亦是士人敦厚東方亦恐難肯向風

明道曰和叔任道擔當其風力甚勁然深潛縝密有所不逮于與叔

蔡覺齋曰和叔語人必因其可及而喻諸義治道說得能身踐而心解其文章不作于無用

真西山曰和叔為人質厚剛正以聖門事業為己任所知信而力可及則身遂行之不復疑畏故識者方之季路潛心玩理望聖賢之致尅期可到自身及家自家及鄉人親戚朋友皆紀其行而述其事焉

贊

世之資於口耳者多矣而敦篤力行者則一見于彥明再見于和叔蓋和叔之為學也急于實踐故所聞于師者即欲不負于師觀其于橫渠二程之教一一體之于身凡井田兵制鄉約教授犂然有條而毅然必不可奪不獨親戚朋友感之而秦州之理為能化俗种諤之折以死爭之真可以稱勇矣雖季路其何加焉大都剛正之人多不能挹損嘗論與叔惴惴焉以驅除思慮為患而和叔終有疑焉更不復問與叔

終身不肯輕見于用而和叔到處擔當不少屈抑使國家而得若人則選舉可以得人而民風可以丕變其賢于狐疑而無所決者詎不遠哉

季明蘓先生 張程門人

先生姓蘓氏諱昞字季明武功人始學于張載已而卒業于二程呂大忠薦為太常博士坐元符上書入邪籍編管饒州卒所錄有程氏洛陽議論第其間有雜橫渠議論在內

粹語摘評

季明錄橫渠語云和叔言香聲橫渠云香與聲猶是有形隨風往來可以斷續猶為簾耳不如清水今以清水置之銀器中隔外便見水珠曾何漏隙之可通此至清之神也程子曰此亦見不盡却不說此是銀之清乃說水之清若是水因甚置磁碗中不如此

程子曰季明與叔以知思聞見為患某甚喜此論邂逅却正語及至要處世之學者大蔽正在此若得他折堅叩方能終其說直須要明辯

尹氏曰某纔十七八歲見蘓季明教授時某亦習舉業季明曰子脩舉業欲得狀元及第便是了乎先生曰不敢望此季明曰子謂狀元及第便是了否唯這

學更有裏否後先生去見伊川半年後方得大學西銘看

李明嘗以治經爲傳道居業之實居常講習只是空言無益質之兩先生伯淳曰脩辭立其誠不可不仔細理會若只是修飾言辭爲心只是爲偽也若修其言辭正爲立己之誠意乃是自家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之實事道之浩浩何處下手惟立誠才有可居之處有可居之處則可以修業也終日乾乾大小事却只是忠信所以進德爲實下手處修辭立其誠爲實修業處正叔曰治經實學也辟諸草木區以別矣道之在經大小遠近高下精粗森列于其中辟如日月在上有人不見者一人指之不如衆人指之自見也如中庸一卷書自理便推之于事凡國家有九經及歷代聖人之迹莫非實學也如登九層之臺自下而上爲是人之居常講習空言無實者蓋不自得也爲學治經最好苟不自得則盡治五經亦是空言今有人識得所得多矣有雖好讀書却患空言者亦免此弊

贊

洪鍾無聲由叩則有聲二程者一洪鍾耳所蘊精深

浩博而門人之善問者不多得焉季明德性純茂强學篤志已見于進伯所稱矣觀其問荅如治經中道之論直是窮究其極至為程子之甚喜其對彥明曰狀元及第便是了否唯這學更有裏否此二句真能打破義利之關令人有無窮之思焉惜乎遭時不造置之邪籍而殞軀饒州也然其卓見清操雖死猶有不泯者豈易得哉

質夫劉先生 程子門人

先生姓劉氏諱絢字質夫其先常山人後徙河南祖舜卿虞部郎中父師旦朝散大夫先生自結髮即從明道伊川受業天性本自孝悌樂善而不為異端所惑故其履也安內日加重而無交戰之病故其行也果蓋所授有本末而所知造精微知所止矣孜孜焉不知其他也嘗作春秋傳未就以蔭補壽安主簿移長子令督公逋如期而集迄去不笞一人歲大旱府遣吏視灾傷其所蠲稅纔二三先生力爭之不得遂榜請易之富弼聞而嘆曰劉絢古縣令也元祐初大臣以經明行脩薦為京兆府教授轉為太學博士病劇尚以春秋例類質其父將終啟手足自盥垂絕猶道詩語卒年四十三平生服膺二程有戍亥錄伊川

為文以祭之

以下述學問之槩

頻復不已遂至迷復

盡心知性佛亦有至者存心養性佛本不至此明道曰盡心知性不假存養其惟聖人乎

先生相別求所以教明道曰人之相愛者其告戒必曰凡事當善處然則在伏忠信若不忠信便是不善處也

以下述品隲之槩

明道曰質夫沛然

伊川曰質夫氣和而體莊議論不苟合跬步不忘學明道曰他人之學敏則有矣未易保也質夫之至吾無疑焉

侯氏曰明道先生和平簡易惟劉絢庶幾似之

伊川祭文曰聖學不傳久矣吾生百世之後志將明斯道興斯文于既絕力小任重而不懼其難者蓋亦有冀矣以為苟能使知之者廣則用力者衆何難之不易也遊吾門者衆矣而信之篤得之多行之果守之固若子者幾希方賴子致力以相輔而不幸遽亡使吾悲傳學之難而所以惜子者豈止從遊

和靖曰昔劉質夫作春秋傳未成每有人問伊川必對曰已令劉絢作之自不須某費工夫也劉傳既成來呈伊川門人請觀伊川曰却須某親作竟不以劉傳示人伊川没後方得見今世傳解至閔公者

贊

先生自幼即得正傳而二程之望之者甚重即其内不交戰外不惑禪使得充其孝弟之良擴以學問之益當不在楊謝二公下也觀垂没之際猶道詩書啓手足宛乎曾子戰兢之意此豈易得者也宜生則稱其無疑歿則悲其傳學之難也

思叔張先生 程子門人

先生姓張氏諱繹字思叔河南壽安人少家貧發憤力學遂以文名會伊川自涪還遂往受業方見時年三十歲初作文字見後其作甚少伊川每云張繹朴茂又稱其穎悟卓偉嘗讀孟子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慨然若有得見伊川後未及一年而卒伊川謂晚得二士即繹與尹焞也

此以下述言行之槩

伊川曰尹焞魯張繹俊俊恐他日過之魯者終有守也

祁居之曰尹先生與思叔共學之久一日伊川問二子尋常見處同否為我言之先生曰某不逮思叔凡有所請問某未達必三四請益尚有未得處久之乃得如思叔則先生纔說便點頭會意往往造妙但某雖愚鈍能自保守得若思叔則某未敢保他伊川笑曰也是也是自後每同請益退伊川必謂諸郎曰張秀姊此不待尹秀才肯待

思叔持守不及和靖乃伊川語非特為品藻二人蓋有深意和靖舉以語人亦非自是乃欲人識得先生意耳若以其自是之嫌而不言則太不是將無處不窒礙矣

思叔作商稅院題名記先生以為得體李邦直卒委思叔作祭文多溢美先生顧思叔曰商稅院題名記是汝所為乎思叔唯唯他日別製祭文用之曰世推文章位登丞輔編簡見其才華廊廟存其步武

馮忠恕曰思叔詬罵僕夫伊川曰何不動心忍性思叔暫謝

范温譏思叔曰買取錦屏三畝地蒲輪未至且躬耕伊川聞之曰于張繹有何加損也

思叔請問其論或太高伊川不答良久曰累高必自

下

謝良佐與張繹說其到山林中靜處便覺看此不是先生曰人每至神廟佛殿處便敬何也只是常不敬見彼乃敬若還常敬則到神廟佛殿亦只如此不知在鬧處時此物安在直到靜處乃覺繹言云只有這些子已覺先生曰這廻北舊時煞長進這些子已覺固是若謂只有這些子却未敢信

贊

思叔之與彥明爲程門晚得之士彥明之魯思叔之沒魯者守有餘而年既邁後者學未深而年且殀不但師之品藻如此而其自任亦然豈所禀之清濁厚薄致然也余觀思叔受業不踰一年而頴悟通曉以志士勇士自期待昔以文勝今以道勝而每每淪于高遠伊川累高必自下與夫子何似顏子之言蓋所以抑之也使天假之以年則其進未可量惜乎師生相繼而卒也可慨已

時中馬先生伊川門人

先生姓馬氏諱伸字時中東平人紹聖四年舉進士崇寧中禁元祐學姦人用事出其黨爲諸路使專糾其事伊川之門學者無幾雖宿素從遊間以趨利叛

去時中方自吏部求爲西京法曹銳然爲親依之計至則因張繹求見伊川伊川曰時論方異恐貽子累時中曰使伊得聞道雖死何憾況未必死乎伊川聞而嘆曰此真有志者遂引而進之自是出入凡三年公暇雖風雨必日一造卒受中庸以歸靖康初孫傅以卓行薦召擢監察御史及金人陷汴京立張邦昌衆唯唯伸獨奮曰吾職諫諍忍坐視乎乃與御史吳給約秦檜共爲議狀乞存趙氏復嗣君位邦昌既僭立賊臣多從諛之伸具書請邦昌速迎康王無肯連名者伸獨持以往銀臺司視書不稱臣却不受伸按

袂叱之曰吾今日不愛一死正爲此耳即繳申尚書省以示邦昌有書邦昌得書氣沮明日議迎哲宗后垂簾追還僞赦遣馮澥李回等迎康王即位擢伸殿中侍御史撫諭荆湖廣南伸自湖廣將入奏黃潛善汪伯彥誤國不法凡十七事草疏已具朝廷方召孫覿謝克家乃先奏覿與克家趨操不正宜加遠竄不報伸乃進疏疏入留中明日改衛尉少卿伸以論事不行辭不拜錄疏申御史臺且上奏言臣言可采即乞施行若臣言非是合坐誣罔之罪移疾待命詔責濮州監酒稅時用事者恚甚必欲殺之以濮迫寇境

故有是命趣使上道伸怡然而行死道中天下皆冤痛之明年黃潛善汪伯彥以誤國竄用胡安國言贈諫議大夫

此以下述言行之槩

人之利鈍自有時但當行直道無用于人也

與張邦昌書曰相公不幸迫于強敵使當位號所以忍須臾死而詭聽之者其心若曰與其虛遜于人而實亡趙氏之宗孰若虛受于已而實存以歸之耳忠臣義士未即就死者亦以相公必能立趙孤也今金人北還康王在外國統有屬宜即發使通問掃清宮室率群臣共迎而立之然後歸死司寇伏闕俟命如此則明主必能察相公忠實存國義非苟生且棄過而錄功矣今乃謀不出此尚當非據偃寢禁闥若固有之群心危疑道路以目謂相公方挾強金使人遊說康王姑令南道爲久假不歸之計相公若以愚言粗知覺悟及此改圖猶可轉禍爲福於匪朝伊夕之間過此以往則包藏民深志慮轉異九廟在天萬無成理伸必不能輔相公爲宋朝叛臣也請先伏死都市以明此心

進罷黃潛善汪伯彥疏曰陛下得黃潛善汪伯彥以

為輔相委任不疑然摭其所為豈不辜陛下哉陛下隱忍不肯斥逐塗炭黎民固已絕望二聖還期在何時耶臣每念至此不如無生歲月如流時幾易矣望速罷政柄別選賢者共圖大事

居官晨興整衣端坐讀中庸一篇然後出而涖事每曰吾志在行道以富貴為心則為富貴所累以妻子為念則為妻子所奪道不可行也

貶監濮州酒稅時嘗曰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今日何時溝壑乃吾死所也

蔡覺齋曰馬時中天資重厚學問有原委雖勇于為義而恥以釣名居朝凡所建明輒削其藁故人少知者

贊

天下惟勇者為足以肩宏鉅至死而不辭當其禁元祐黨人也即及門者猶或遠焉汪黃之誤國人且縮舌矣秦檜張邦昌之姦偽僭逆人且從諛而引身矣先生舍吏部而求西京法曹上書進疏至貶死道塗一則曰雖死何憾一則曰志士不忘在溝壑溝壑乃吾死所始也勇于求道終也勇于行道及門之久者不一二見焉信哉勇不可久矣嗚呼存趙之功先生

為倡而秦檜顓之門人何兌為之申明乃始昭著盖功在社稷者實由以道自任也伊川謂其真有志者宜哉彼懦夫頑士烏足以語此

端伯李先生　程子門人

先生姓李氏諱籲字端伯洛陽人登進士第元祐中為秘書閣校書郎受學于伊川其門人所記明道語錄伊川獨曰語錄只有李籲得其意不拘言語無錯編者故以為全書編首其亡也祭之以文與劉絢同稱伊川曰端伯可以大受

端伯相聚不久未見他操履然才識穎悟自是不能已也

端伯胸中閎肆開發與人交洞照其情和而不流時靡有爭遇事如控轡逐曲舞交屈折如意

贊

伊川謂籲與絢才器相類志向如一方期遠到而半年之間相繼以亡引以為悲今即傳記所言交情和浹遇事如意而存養臨政之心儒釋生死之辯一一究其旨歸倘其不死則道賴以明而政可恕施所以助二程夫子者詎淺鮮哉其弟李參亦學于伊川所錄有春秋解入關諸篇盖同志云

公掞朱先生　胡程門人

先生姓朱氏諱光庭字公掞河南偃師人景之子十歲能屬文初受學于安定胡先生告以為學之本主于忠信既以終身行之及見二程先生而聞格物致知為進道之門正心誠意為入德之方服行其教造次不忘嘗謂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惟孔孟為然故力排異端以扶聖道嘗襲父蔭後舉進士調萬年縣主簿邑人以明鏡稱元祐間為諫官有聲言路終集賢院學士知潞州所紀有師訓入關等篇及手帖行于世先程伊川卒為文以痛哭之

粹語摘評

公掞在洛書室兩旁各一牖牖各三十六隔一書天道之要一書仁義之道中以一榜書毋不敬思無邪而中處之

為御史時端笏正立嚴毅不可犯班列肅然蘇子瞻曰何時打破這敬字

與范太史帖曰先生離京曾面言令光庭說與淳夫為資善堂見畜小魚恐近冬難蓄託淳夫取來投之河中數次朝中不遇故因循至此專奉手啟幸便為之

公掞来見明道于汝歸謂人曰光庭在春風中坐了一箇月

南軒曰公掞奏狀說伊川不着曰不知如何方是說着大意說得實便好如伊川說物便到四凶上及呂與叔說中庸皆說實語

伊川祭文曰道既不明世罕信者不信則不求不求則何能得斯道之非夫豪傑特立之才能如是乎篤信力行至于沒齒志不渝金石行可質諸神明在邦在家臨民臨事造次動靜一由至誠上論古人豈易其比蹇蹇王臣之節凜凜循吏之風著見事為皆可紀述謂當大施于時必得其壽天胡難忱遽止於此嗚呼哀哉不幸七八年間同志共學之人相繼而逝今君復往使予踽踽于世憂道學之寡助則予之哭君豈特交朋之情而已

贊

先生聰明能文忠信能立始事安定繼事二程皆能守其師說而其得力則在毋不敬思無邪二言觀其為御史臺諫正色立朝扶持正道當子瞻玩侮之時而公掞不平固亦公心也然使明道處此必將以化安石者化之如其不可則奉身而退矣柰何伊川之

怒已欠涵養而公掞復以策問謗訕劾之何哉余固以為志固正直而學未甚純也夫文章之與道學自有逕庭于此一辯而人品自別又奚必假之以策問也明道謂新法之行吾黨與有過然則分洛蜀之黨者其過將誰歸也

巽之范先生　張程門人

先生姓范氏諱育字巽之邠州人父祥登進士及第嘉祐中包拯言其勞可錄乃官其子育後第進士為涇陽令以養親謁歸先從張橫渠學後復從二程程子曰與范巽之語聞而多礙者先入也與呂與叔語宜礙而信者致誠也又曰凡相見有窒礙盖有先定之意和叔據理却合滯礙而不然者只是他至誠便相信耳以薦授崇文校書監察御史臨行神宗喻之曰書稱聖纔說殄行此朕任御史意也育請用大學誠意正心以治天下因薦載等数人西夏入環慶詔育行邊還言邊事上皆從之坐劾李定親喪匿服罷御史檢正中書戶房固辭乃使知韓城縣詔往鄜延議畫地界育言保彊不如持約持約不如敦信今我見利而加兵當講好之後復自立界不亦愧乎後歷直龍圖閣鎮泰州又知熙州時又議棄質孤勝如兩

堡育爭之入為給事中漸至戶部侍郎卒

此以下述言行之槩

范巽之嘗言神姦物怪某以言難之謂天地之雷霆草木至怪也以其有定形故不怪人之陶冶舟車至怪也以其有定理故不怪今言鬼者不可見其形或云有見者且不定一難信又以無形而移變有形之物此不可以理推二難信又嘗推天地之雷霆草木人莫能為之人之陶冶舟車天地亦莫能為之今之言鬼神以其無形則如天地言其動作則不異于人豈謂人死之鬼反能兼天人之能乎

序正蒙大畧言六經之所未載聖人之所未言高者抑之卑者舉之虛者實之礙者通之衆者一之合者散之本末上下貫乎一道過乎此者淫遁之狂言也不及乎此者邪詖之卑說也言若是乎其極矣道若是乎其至矣聖人復起無有間乎斯言矣

贊

先生之學深于橫渠而淺于明道其行邊敦信之策皆橫渠之所教也若誠意正心固得之明道先生嘗請用之而未見真切盖已且不免窒礙矣又安能致人主之通明乎以是知學者不可有先入之意余于

巽之見焉

恭叔周先生　程子門人

先生姓周氏諱行已字恭叔溫之永嘉人風儀秀整語音如鍾蚤年登科未三十見伊川持身嚴苦塊坐一室未嘗窺牖幼議毋黨之女登科後其女雙瞽遂娶焉愛過常人伊川曰某未三十時亦做不得此事然其進銳者其退速每嘆息之後以監水南糴場來洛中以就伊川會伊川有涪陵行後數年恭叔以酒席有所屬意既而密告人曰勿令尹彥明知又曰知又何妨此不害義理伊川歸洛知之乃曰此禽獸不若也豈得不害義理又曰以父母遺體而偶倡賤其可乎後為本州教授發明中庸之旨邑人始知有伊洛之學

贊

人有幼能厲志而終則易者亦有喪于幼而更于終者恭叔娶瞽而伊川迺謂某三十前做不得此事豈果然乎蓋欲堅恭叔之志而進于道也後迺屬意于倡賤何哉既弗令尹彥明知而又以為不害義理此天人參焉者也余每觀程門諸賢龜山之晚從蔡召與恭叔之後偶倡賤一也然從蔡而攻蔡猶救得一

半若倡賤之偶則一敗不可復贖矣雖然漢之盜恐彥方知猶恭叔之屬意恐彥明知也彥明持守貞定不特可以自信而且能使人畏可以見德行服人之深矣四科必以德行為冠故余亦深服彥明嗚呼願為執鞭所不辭焉

師聖侯先生　程子門人

先生姓侯氏諱仲良字師聖太原盂縣人世為河東大姓父道濟以儒學中科第為丹徒令贈尚書比部員外郎娶程大中女師聖稱二程為舅氏因從之遊人有欲館師聖者見其家壁垂佛像几積佛書即拂衣而去所著有侯子雅言

此以下述言行之槩

萬物資始于天天所賦者為命命天之命也物受命于天者為性性物之自有也草木之不齊飛走之異禀然而動者動植者植天機自完豈非性乎馬之性健而健牛之性順而順犬吠盜鷄司晨不待教而知豈非率性乎

君德天德也有此盛德故能上順天理下達人情無一事之繆無一物之戾如天之高如淵之深以至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故曰配天聖人之事盡矣

性之動便是情主宰處便是心

尹子曰先生謂侯師聖議論只好隔壁聽

胡武夷曰師聖安于羈苦守節不移固所未有至于講論經術則通貫不窮商確時事則纖微皆察

伊川先生將屬纊時顧謂端中曰立子盖指其嫡子端彥也語絶而歿既除喪明道之長孫昂自以當立候師聖不可昂曰明道不得入廟耶師聖曰我不敢容私明道先太中而卒繼太中主祭者伊川也今繼伊川者非端彥而何議始定或謂師聖曰明道既死其長子不當立乎曰立廟自伊川始又明道長子死已久古者有諸侯奪宗庶姓奪嫡之說可以義起矣況立廟自伊川始乎

贊

先生于二程內則兄弟外則師友宜薰陶德性開發睿智逾于衆弟子矣吾觀儒釋之辯想聞之已熟故于從釋者斥之其志非不正也及觀立廟立子之議甚不合理明道雖先太中而卒明道長子雖先伊川而卒其長幼之分固在也豈有明道不得入廟之理亦豈有長子不當立之理使伊川有知當憾于九原矣況天子廟制三昭三穆之外有功德者又當立世

室明道亘古大儒其當入廟無疑而明道之長子其當立又無疑若曰立廟自伊川始則伊川肯舍明道而獨入乎肯舍明道之長孫而獨立端彦乎彼奪嫡奪宗之議甚為無謂宜伊川嘗謂其議論只好隔壁聽也

和叔邢先生　程子門人

先生姓邢氏諱恕字和叔鄄縣人博貫經史能文章少從伊川學司馬光呂公著王安石吳充皆重之薦為崇政殿說書元祐初除御史中丞然天資詭詐冒進于朝與蔡確謀立岐王事不成會王珪卒恕與確及章惇宣言太皇太后及吳充有異議賴確獲而止自以為功至是復為高公繪草奏乞尊崇朱太妃為高氏異日許太后怒黜知隨州

此以下述言行之槩

吾曹當愛養精力精力稍不足則倦所以臨事皆勉強而無誠意接賓客語言尚可見況臨大事乎

和叔後來亦染禪學其為人明辯有才更曉練世務其於學亦日月至焉者也

和靖曰明辯有才而更染禪學何所不為也

和叔一日三點檢伯淳曰可哀也哉其餘多時會甚

事盖放三省之說錯了可見不曾用功又多逐人面上說一般話伯淳責之和叔曰無可說伯淳曰無可說便不得不說

謝某曾問涪州之行知其由来乃族子與故人耳伊川答曰族子至愚不足責故人至厚不敢疑孟子既知天安用尤臧氏又問邢七雖是戀官然必不傾先生先生曰然邢七亦有書到某曰屢於權宰處言之不知身為言官却說此話未知傾與不傾只合救與不救便在其間又問邢七久從先生却都無知識後来極狼狽先生曰謂之全無知識則不可只是義理不能勝利欲之心便至如此

贊

嗚乎孔門弟子如冉求之聚歛孔子猶欲鳴鼓而攻之乃邢和叔者一日三檢則其餘不檢可知至後染禪學又將何所不為此其志意已為師友所不取矣故卒與章惇蔡確同事而操戈以傾伊川卒之觸太后之怒而出知隨州噫程門固多貶謫者不獨一邢怒也然彼以守道而然此以詐偽而然真罪人也伊川雖以故人之情而不疑而邵堯夫則已窺見底蘊以為徒長姦雄耳余固暴而短之以為背師負友者